



1955年
出版

1955年
出版

艾蕪 著

百煉成鋼

8998

822
4440

百 煉 成 鋼

艾 蕪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 829 字數 247,000 開本 850×1168 耗¹/₃₂ 印張 11 插頁 2

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00000册

定價 (6) 1.10元

統一書号：10020·829

定 价： 1.10 元

第一章

梁景春一坐上汽車，就向女司机和藹地說：

“司机同志，請你开慢一点！”

女司机郝英回头望下厂长赵立明，她曉得厂长一到工厂去办公，就要汽車开的快，这不好違反他的習慣。而这位吩咐她开慢車的，却是第一次坐她开的汽車，也是第一次到辽南鋼鐵公司的煉鋼厂去的，显然是去參觀的客人。客人有吩咐，自然还得請示一下主人。她不知道这位客人，就是新到煉鋼厂去的党委書記。

赵立明迅速看下手表，低声說：“可以开慢一点！”汽車开动之后，便向梁景春問：“你身体不大好嗎？”他疑心他有心臟病。

“我身体挺好！”梁景春微笑地說，“这个都市怪可爱的，昨晚到来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今天上午在市委开会，会后在食堂吃了飯，便已下午一点半了，現在他們正坐汽車，赶到煉鋼厂去。兩旁高大的青楊树，枝叶茂密，遮住了天空。一条綠蔭籠罩的柏油馬路，映着一片树影，伸展在汽車前面。林园似的学校、圖書館，一閃到車后，一座

CAB06/04

1

座圍着花草的精致住宅，一条条排着柳树楊树的柏油馬路，便整齐地摆在兩边。像开展覽会似的，紅的花，白的花，黃的花，在陽光里耀人的眼睛。

赵立明看見梁景春那种欣賞的臉色，想起剛才特意叫司机开慢汽車，便禁不住暗自好笑起来，要是—一个熟識的同志，他会打趣他：“我看你去管理頤和园，一定很愜意。”可是，这是一位第一次見面的新同志，不好随便开玩笑。

汽車轉入更为寬大的柏油馬路，晴朗的陽光，沒遮懶地射了下来。兩旁的唐其树，因为受过人工的剪伐修整，全是一样大小，細枝叢生，叶子怨發，龐大的綠傘似的，立在人行道上。唐其树后面，聳立起樓房，挂着各种招牌：啤酒店、汽水店、劇場、电影院、百貨公司、粮食公司，标明这是重要的街市。但馬路上、人行道上，很少有人走。对面只有噴着水花的洒水汽車，在緩緩地馳来。

汽車随着馬路，突然轉个方向，無数龐大的建筑物和許多的烟囱就在远远近近的地方，一下子出現。不断升起的黑黄色云烟，好像遮蔽了半个天空。木牌子做的大标語，扑面而来：“努力建設社会主义社会”，接着又是“为祖国社会主义工業化而奋斗”。載运各种物資的汽車、載运磚头砂子的馬車，率連不断地来往。赵立明和梁景春坐的汽車，就得常常按喇叭，小心前进。在一处轉拐地方，聳起一道堤埂，許多汽車停止下来，正等候—列火車通过。堤上正飞奔着电車，喧鷺地叫着。堤埂边—排木牌做的大标語：“全体职工們，团結起来，在毛澤东旗帜下奋力前进！”很引人注意地送了过来。

火車轟轟隆隆地奔跑过去了，攔馬路的木杆支起，汽車重新开动，順着堤埂边的馬路馳入工厂区域。梁景春却不留意馬路

上的熱鬧景象了，只是望着冲天的高爐、龐大的瓦斯庫、架在空中的煤氣管、無數林立的煙囪，以及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，感到無限的驚奇，彷彿進入一個童話的國度。他平常無論對什麼，都充滿了興趣，總帶着想要發笑的神情，這時就更加顯著了。

當汽車停下，又讓前面火車通過的時候，趙立明略帶談諧的口吻問：

“你覺得這裡的風景怎麼樣？”

“好極了！”梁景春非常愉快地回答。

趙立明也為這個人的熱忱感動了，到煉鋼廠門口，下了汽車，還不立即進去，他把整個工廠的外貌指點給梁景春看，一面高興地說：

“我們才來的時候，日本人哪里瞧得起！他們說，你們要開工嗎？二十年都恢復不了，還不如種上高粱！現在你瞧，一切都在活動。不到三年，我們的生產，就超過偽滿最高的年代！”

梁景春首先看見的，是露天的原料車間。正有一列火車，把好多兩人高的大鐵罐子運走，同時又有一列火車，把許多菜碗大的黑色礦石運走。架在鐵路上空的巨形橋式吊車，轟轟隆隆地吼着走着，吊起四個裝礦石的鐵槽子，運送到一座龐大房子的平台上去。這座大房子，全是鋼鐵修成的，梁景春從來沒有看過房子會有這麼大。樓上許多地方，沒有牆壁遮攔，平爐爐門上冒出的火光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見。樓下一座座窖也似的蓄熱室、沉渣室，以及各種彎曲的巨大煤氣管子，顯得一片烏黑。金紅色的液體，從樓上流了下來。空氣中散播着瓦斯氣味。在原料場的外邊，從平地上，聳立一排高大的煙囪，吐着輕微的顏色不同的煙：有的淡紅色，有的淡青色，有的淡黃色，有的淡灰色……。

出去的火車一走過，進來的火車一停下，這座龐大的鋼鐵房

子里面，傳出来洪大的喧囂声音，便能清楚地听见，就像里面有
条大河，水波汹涌，成天成夜在吼一样。同时又听见一种更为巨
大的声音，仿佛狂风刮过山里，吹了过去，又吹了过来。

梁景春忍不住欢喜地想：

“真偉大，咱們这条生产战綫！”

二

厂長的办公室，是在大房子旁边的楼上，一張長方形的桌
子，兩边放着許多椅子，就在室內占了大部分地方。長桌近窗
那一面，还安着一張写字台，上面放着四架电话机。赵立明一进
屋子，就坐在皮圈椅上打电话。梁景春拉开一張椅子，坐在長桌
側边，他从赵立明背后的玻璃窗望出去，看見远远近近无数的烟
囱，聳立在藍色的天空里。近处高爐露出一角，吐出輕微的烟
子。赵立明剛說完：“你是調度室嗎？”窗外一下火車奔来的叫声，
把屋里所有的声音都压下了。屋側的窗子，有一扇是打开的，雪
花也似的鉄粉子，一片一片地飞了进来。梁景春好奇地走到窗
边，攤开手掌接了一片，亮亮的發光。

火車的吼声，响过去了。赵立明便对着电话筒有点焦急地
說：“你赶快給我查查，今天有沒有快速煉鋼？……哪个爐出的？
多少時間？”他在等候对方回答的时候，一眼看見梁景春在注視
飞进来的鉄粉子，就解釋地說：“这是鉄沫子，鉄水里面蒸發出来
的。这里挨近混鉄爐，那是……”还没說完，立即叫了起来：“又
是九号爐嗎？……秦德貴煉的？是他嗎？我还以为是袁廷發哩。
你再說一遍，是七点五分嗎？……好……”他放下听筒，忍不住
欢喜地向梁景春說：“七点十分是厂里煉鋼的最高紀錄，今天突

破了！这是一个新手。还有个叫袁廷發的，常常搞出快速煉鋼來。了不得，都出在九號爐上。”他隨即站了起來，立即走近門口的壁上，拉開一張紅布，指着那些用小木塊斗成的許多行活動數字說：“這是每天的日產量。”隨又單指最下一行說：“這二千三百五十六噸，是昨天一天一夜的日產量，照這樣下去，不發生事故，這一月的任務，可以超額完成。只是全國各地基本建設發展太快，鋼的需要量大增，公司新近的指示，非增加生產不可。我們一定要提高日產量，鼓勵快速煉鋼，一切的工作，一切的努力，都要朝着這個目標！”在他發黑、略微瘦削的臉上，現出非常愉快的神色，顯然任務的增加，在他生活中是件快樂的事情。聽見電話鈴響了，趕忙放下紅布，一面朝寫字台走去，一面很高興地說：“你來的挺好，這下子就可以各方面配合，把競賽發動起來。”他敏捷地拿起耳機，立即問：“你哪兒？……什麼事？”臉色一下變了，急切地說：“那趕快拿擔架抬到醫療室去。”聲音有點含怒地說：“你叫值班主任跟我談談。……沒有在？給我找一找。”隨即忍着怒氣，向梁景春小聲地說：“平爐車間有一個工人暈倒了。”

“暈倒了！”梁景春驚異起來，一面又解釋似地說：“這幾天也實在太熱了！”還無意識地望一下窗外晴朗炎熱的天空。

“這不單是天熱，”趙立明還要解說下去，忽然眉頭一皺，大聲地向電話里說：“在七號爐上，不要去叫，我直接打電話給他。”把電話機一按，立即搖了兩三轉說：“接七號平爐，……我是廠長，你叫值班主任接電話。”一面向梁景春說：“我再三地叮囑，在這樣的暑天，要注意工人的環境衛生，他們硬是不注意。……喂，你是吳克相嗎？我問你，工人的工作環境，為什麼這樣不注意，……呵，出鋼口打不開？好久了？該死的，有個多鐘頭。”一

面生气地放下耳机，一面站了起来，向梁景春紧张地说：“你坐一下，我要去看一看。”

“我同你一道去。”梁景春站了起来，把椅子掀翻桌子，才跟着走了出去。经过一节很短的过道，还登上铁做的扶梯，便进入刚才见过的那座大房子。门口立着人多高的大木牌子，上面画着一个工人，用手指着每一个进门的人，旁边写一句话，表示他在询问：“你完成了日产量吗？”一进门去，喧嚣的声音，更来得大了。楼上全是铺的厚铁板。靠左边，屋子那么大的平炉，现出长方形的形式，排了一大排，简直望不通头。每个炉子有五个炉门，炉门都关着的，但门缝里还有火焰在冒出。右边是一些安有机械仪器的小屋子，还露出一节一节的敞口平台，原料场上的吊车，正把矿石废钢一槽槽地吊来放上。中间全是一些装料机在活动，伸出大炮筒子一样的铁杆，把装材料的铁槽子，不断地送进炉子去。人走过的时候，不仅要躲过装料机活动的路线，还要绕过矿石堆、石灰堆、镁石堆、白云石堆、粘土块堆。要不是赵立明走在前面带路，梁景春简直不晓得怎样走了。赵立明怕他遇着危险，总是小心地带路，时不时要说，“你等一等，”或者拉下梁景春的手，“走这里。”

梁景春来不及细看了，只在停下足的时候，看一下在面前转动的装料机，或者望一下个个满身大汗正把石灰鏟进炉门的工友。车间里热，尤其炉门打开，火焰射出，就是站在两三丈远，也感到烫人。但工友却要走近炉门口去工作。这使梁景春吃惊地想：“这才真正是火线！”

赵立明、梁景春走到七号炉，晕倒的人已抬到医疗室去了。他们赶忙到炉后去看。四五个工人正在挖出钢口，个个流汗，急得像生了病一样，他们把指头粗、中间空的长铁管子，套上橡皮

管，接在大的养气瓶上，通上养气，又将铁管子点燃，插进平爐的出鋼口去燒。燒的时候，出鋼口冒出紫紅的烟霧，燒殘的铁管子，一取出来，便又黑了。他們急忙再拿根铁管子接上。

赵立明看見还是燒不开，双眉紧皺，厉声地問：

“这是誰堵的出鋼口？”

馬上就有兩三个工人，掉过發紅流汗的臉子，搶着回答：

“这是他們乙班堵的！”接着还罵一句：“不曉得他們干些什
么鬼事！”

赵立明立即轉到爐前，去找值班班長、技术員商量，怎样用最好的方法，把煉好的鋼水，迅速放了出来。

梁景春原是站在爐后的側边，沒有直接受到爐体的烘烤，但汗还是不断地流。伸手摸下铁欄杆，簡直热的燙人。因为上边挨近平爐，下边又是鑄錠車間，百吨吊車吊的鋼水罐子，正把鋼水注入鋼錠模子，火花不断地四面射出。有的模子，已注完了，鋼水还在沸騰，火花冒出口来。另外脫了模的鋼錠，一身通紅，摆在地坑里。再过去一点，是初軋厂的均热爐車間，吊車把爐盖揭開，將燒紅的鋼錠取出，火焰就熊熊地上升。同时，燒紅的鋼錠，放在一个長槽子里，便自动地奔跑起来，还会自动地轉拐，走到軋鋼机下，去接受压軋，一条紅猪似的鑽了进去，立即变成一条紅龙似的出来。梁景春心想：“在这个大房子里，真是到处都是火呵！”同时又觉得这里景色奇异而又美丽，是任何地方看不到的。他还試着朝出鋼口走去，虽然那里特別安置有吹風管子，冷風不断吹出，但还是抵不住爐体鋼板發出的热力，臉簡直燙得發燒。挨近出鋼口的地方太窄，站在那里，会妨碍他們的工作，他急忙退了回来。

这时候，一个高个子青年人匆匆忙忙朝出鋼口跑去。他头

上戴着鴨舌帽子，鴨舌前面吊着一副藍色眼鏡，滿臉通紅，流着汗水，身上穿着髒污的帆布短衣和褲子，足穿着帆布襪子和拖鞋，手上籠着帆布手套。他一跑到出鋼口，就叫工友讓開，由他親自拿鐵管子來燒。他嫌一根不夠，又叫再拿一根鐵管子，套上橡皮帶子，接在另一個氧氣瓶上。這下兩根管子一齊燒，出鋼口的火就燃大了，紫紅的煙霧，一大股一大股地冒出。

得到休息的工人，站在旁邊，都歡喜地叫：

“你這家伙，真有一手！”

梁景春看見那個高個子年輕人，燒出鋼口，很是賣氣力，不像剛才別的工人，燒的時候，鐵管子還有一長節，就取出來丟了，他是把鐵管更送進去一些，一直要燒到手了，才另外再換一根。同時，兩根一齊燒，取出一根來換的時候，裡面還有一根在繼續燒，這就使被燒的地方，一直熔化開去，不會再行凝結。梁景春看見這樣的工作，心裡忍不住暗暗地叫好。

“呵，燒着手了。”幾個工人忍不住叫了起來。

梁景春立刻看見那個高個子年輕人，帶在右手的手套燃了起來，但他並沒有取下，只是拿着兩根鐵管子，猛力在送，立刻出鋼口噴出蓬勃的紅雲，接着射出金黃的強光，并濺出耀眼的火花點子。那個高個子年輕人一下子站立起來，丟開鐵管子，舉起那隻手套燃燒的右手迅速往下一按，隨即甩脫着火的手套。就在他舉手一按的時候，坐在平爐旁邊傾動機上的運轉手，立即按動電鈕，把平爐向後傾斜起來。帶着金黃強光的鋼水，以及四射的火花，隨着出鋼口上的鐵槽子，就沖入百噸吊車掛在下邊的大鐵罐里，同時一大蓬金黃紫紅的光霧，一下子升上很高的屋頂，而且還在不斷地升上去。鋼水發出強烈的白光，簡直使梁景春不敢直視，他舉起手來遮在眉毛上面，也不能使他對着鋼水，多睜

一会眼睛。恰好有人碰他的手一下，一个鑲有藍色玻璃鏡的小木板子，遞在梁景春面前，同时还聽見很和藹的聲音：“黨委書記，你拿這個鏡子瞧瞧才行。”梁景春舉眼一看，站在他身邊的，是個身材不高的年輕人，露出一臉的微笑，上身穿着白色帆布工作服，帽子也和工人的一樣，只是沒有挂着藍色鏡子。他自己向梁景春介紹，說他名叫何子學，是平爐車間的支部書記。他是剛從廠長那里知道梁景春的。

梁景春接着鏡子，沒有馬上拿來看，却指着那個打開出鋼口的工人問：

“他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他叫秦德貴，九號爐的丙班爐長，”何子學很高興地回答之後，還特別着重地說：“他很會煉鋼，今天七點五分之一爐鋼，就是他煉的。”

梁景春很注意地望下秦德貴，然後問道：

“他是黨員嗎？”

“是黨員。”

秦德貴並沒有退下來休息，他還高舉着手，把指頭輕輕往下動着，他要上邊管百噸吊車的人，把吊的大罐放低一點，因為鋼水一出多的時候，爐體就需要逐漸向下傾斜，以免出鋼槽子壓在大罐上面。看見鋼水出的很順暢了，他這才讓七號爐的工友指揮，退了過來。何子學連忙拉着他的手來看：“呵，都燒紅了嘛。”隨又責備地說：“你這家伙，不曉得痛么？怎麼不早甩開手悶子？”

“工作的时候，哪还曉得痛！”秦德貴這麼說的時候，眉頭有點皺起來了，顯然到這時他才有點感到痛。但他並沒有看他的手，却向技術員陳良行擔心地問：

“又加錳鐵沒有？”

“加了，不加怎么成？那就准出号外鋼❶！”技術員陳良行笑着回答，显然出鋼口一打開，大家心情都很愉快了。

梁景春拉着他汗濕的手腕說：

“你趕快到醫療室去擦點葯，鋼水不是已經出的很好了嗎？”

何子學連忙向秦德貴介紹，說同他說話的人，就是黨委書記。

“好，黨委書記，我就去。”秦德貴感謝地說，但他沒有立刻走開，他還向技術員陳良行問：

“鋼種改了嗎？”

“改了。鋼水在爐里泡了點多鐘，炭素降的太低了，只好改成管胚。你快到醫療室去吧。”

“总算还没有出非計劃❷！”秦德貴烤得黑紅的臉上，浮出了滿意的微笑。他隨即迅速地走了。

技術員陳良行就向梁景春、何子學說：

“要是老秦不來幫忙，再半點鐘，還出不去，那就沒有把握了，鋼水在爐里千變萬化。”

“出了号外鋼，那就要損失几億。”何子學笑着搖一搖頭，表示這不是一件小事。隨又望一下爐后堆的空氣瓶子，嘆氣地說：“可是也損失不少喲，氧氣和鐵管子一算起來，就有好几十万。”

“算起來可多了。”技術員陳良行嚴肅地說：“耽誤的生產時

❶ 号外鋼，即廢品。

❷ 非計劃：公司按照外面的訂貨單有計劃地叫煉鋼廠煉鋼，如煉出的鋼，不是訂貨單要的，須放在那里等人來買，這就叫做非計劃。

間不說，首先爐底泡坏了，增加煉爐的次數，一煉起來，就有十七八個鐘頭不能煉鋼！”

這時已出完第一罐了，爐體剛剛扶正，陳技術員就跑到爐前去看。何子學就向梁景春說：

“黨委書記，我們走了吧！”

梁景春走到爐前，又沒走了，他去找陳技術員說話，首先笑着問：

“沒有問題了吧？”

“沒有了！”陳技術員也笑着回答。

“來，我們到這里來談談吧。”梁景春把他拉到堆粘土塊的地方，和藹地說：“這不妨害你的工作嗎？”

“不，我們就要下班了！”陳技術員感到高興，覺得新來的黨委書記容易令人親近。

梁景春很誠懇地說：

“我才來，廠里的事情，什么都不懂，以後還要常常向你們學習！”

陳技術員吃了一驚，覺得先前的黨委從不說這樣的話的，但看出梁景春說話的臉色很誠懇，並不是出于客套，倒是顯得胸懷坦白，便高興地說：

“我們也懂的不多呵！”

“我現在要請教一點，”梁景春用手輕輕觸一下陳技術員的手腕，“出鋼口打不開的原因到底在哪裡？依你看來究竟是什麼毛病？”

陳技術員胖胖的，容易流汗，一面取下頸上纏的毛巾來揩臉，一面沉思地說：

“過去出鋼口打不開的毛病，通常有兩個。一個是堵出鋼口

的时候，堵的馬虎，錢砂里面浸进了鉄水，鉄水一凝結，就难打开。再一个就是煉爐后，出鋼口燒結了，出第一爐鋼总不容易打开！”

“那末，这次出鋼口打不开的原因在哪里？”

“这一次。”陈技术員連忙走到控制各种机械设备的屋子里，看一下壁上黑板的記錄，然后出来笑着說：“太热了，把头都給人搞昏了！看剛才黑板上的記錄，的的确确是煉爐后出第一爐鋼！可是这里还有問題，以往頂多耽擱半个鐘头，今天可奇怪了，这还要研究。”

正講到这里，在屋子里管变更煤气机械的工友，走来告訴陈技术員，說厂長来了电话。陈技术員进屋子里去接了之后，滿臉通紅地走了出来，現出很难过的样子。何子学連忙問他，厂長找他有什么事情

“咳，好像我一手造成的一样！”陈技术員把兩手朝外一摆，随即向梁景春訴苦：“党委書記，你看看嘛，这怎么能怪我一个人！現在我馬上就去开会。”

“好，你們大家在会上談談吧！平心靜气地談，找出原因来！”梁景春看他那样容易动感情，便这么劝慰他。

陈技术員沒說什么，只苦笑一下，便朝办公室那里走去了。

梁景春看下手上的表，便对何子学說：“你領我到工会去一下，我要到那里去开会，等下你就去出席厂里召集的会，要紧的都記錄下来。”

三

秦德貴在車間，关心这样，关心那样，不覺得手怎样痛，一出

了車間，倒沒什麼要挂念的了，自己的爐上，有一助手負責裝料，二助手負責堵出鋼口，完全放心的下，因而燒傷的手，就格外作怪起來，非常的疼，簡直痛到心里的一樣。“他媽的，你就支持不住了！”他恨恨地對手罵了一句，仿佛這手不屬於他，而像是另一個人似的。但他到了醫療室，並不催促醫生立刻給他擦藥，他能忍受住，一直平靜地坐在那里等候，竭力不使眉頭皺起來。

醫生林洛夫是個年輕人，喜歡同熟人開玩笑，一見秦德貴走來，就趕快先給他擦藥，一面笑着說：“煉鋼工人是有優先權的。”接着又責備地說：“你怎么搞起的，又受傷了！你想想，你今年受傷過多少次？你這樣不注意安全，我提議取消你在平爐上的工作，最好去做雜工，抬大筐。”

秦德貴感到藥一擦到手上，就不大疼了，听着他的責備，不回答一句，只是愉快地笑了起來。

“我看你這個人，就是不曉得注意身體。”醫生林洛夫擦完了藥，就去洗手，一面又繼續責備下去，“你應該趕快討個老婆，她就會天天告訴你，叫你注意安全工作，不要冒險。”

秦德貴忍不住笑着罵道：

“這樣扯後腿的老婆，哪個會要！”

“呵，扯後腿的老婆！”醫生林洛夫給別人擦藥，一面假裝出奇怪的面孔，嘲弄地說：“那你是要個沒心肝的老婆，不管你死活么？希望你跌斷腿子，好另外嫁人的老婆么？”

“胡扯！”秦德貴笑着罵了一句，便站起來，打算走了，他不高興聽這樣的笑話。

醫生林洛夫趕着說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不要莽莽撞撞地工作。我告訴你，在生產戰線上受傷，並不比在朝鮮那樣榮譽！人家會把你看成冒失鬼的。我並不是譏笑你，這是我的好意。”